



▲青少年時代的費彝民

費家提供



▲費彝民一生保持文人傲骨

# 回憶六十年前往事

## 為紀念天津大公報新記公司六十周年而作

費 彝 民

編者按：

大公報今年創刊110周年，本報已故社長費彝民先生親屬近日在整理費老遺物時，發現他1962年所寫的未有發表過的文章手稿，殊為珍貴，並連同他年輕時的一組照片，交本報刊出。

天津大公報是清末1902年，由滿族報人英斂之先生所創辦，後來因經營不善而停業了。1926年間，由留日同學吳鼎昌、胡政之、張季鸞三人集資五萬元，將大公報全部買了下來，成立新記公司，重新恢復出版。大概是從8277期起，一直發行到現在的9757期，除掉中間曾經兩度迫停刊十五天外，前後出版了六十年。到今年九月一日，剛好是六十年生日（註）。回顧往事，歷歷在目，不可以不為之記。

我是1930年才加入大公報隊伍的，當時擔任駐瀋陽通訊員。可是我認識張季鸞先生卻早在1925年秋季。因此我想從1925年談起，目的是想借此機會，更全面地介紹一下張老的為人。

### 從二次直奉戰爭談起

1925年是舊中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，也是我個人生命史的一個決定年。趁現在記憶力尚未完全衰退，決計勉力寫下當年往歷。

那一年是第二次直奉大戰之年。直系以曹錕為總統，吳佩孚為五省巡閱使，駐軍洛陽，聲勢顯赫。奉軍在張作霖率領下，長驅入關，志在擊敗曹吳，以報第一次直奉戰爭敗退東北的一箭之仇。戰爭中途，原來是直系主力之一的馮玉祥將軍突然宣布罷戰，並立即從前線撤軍，循京漢鐵路折回北京，逼得曹錕總統倉皇出走，賄選議員也作鳥獸散，吳佩孚跟住下台。

那時我正在北京讀書，曾目睹馮玉祥坐在大卡車的前座，和大兵們一同駛入外交部街。馮的官兵進城時，各繫紅色袖章，上書「負愛民，不擾民」六個字。馮將軍穿灰布軍服，綁腿，着草鞋到北京。秋毫無犯，紀律嚴明。馮氏治軍有道

，和大兵同甘苦，博得老百姓同聲讚揚。馮氏隨即宣布成立西北軍亦稱國民軍。自任國民第一軍軍長，第二軍由胡景翼、岳維維二人負責，屬於陝軍系統。第三軍軍長是孫岳，第四軍軍長是馮的同鄉方振武（香港名醫方心讓的尊翁）。從北京直到湖北、安徽，盡在西北軍控制之下，而奉軍則佔領了津浦鐵路沿線。北京沒有了總統，也沒有了政府，於是由馮玉祥和張作霖商議合作，捧出了安福系頭頭段祺瑞和他二人合組執政府，以段為執政，三人共同負責國事。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的執政府。

段、張、馮三人合作後第一件大事，是電邀孫中山先生北上，共商國是。孫先生接受了邀請，扶病北上。記得抵京之日，我們一大幫青年學生還到西車站歡迎，爭先一睹孫先生风采。可惜孫先生其時已患上肝病，進協和醫院醫治無效，終於病故在鐵獅子胡同的行轅中。

### 5·30慘案後參加學生運動

這時，全國局勢粗定，上海卻爆發了五·三十慘案。全國學生實行罷課，部分商人罷市，要求兩點：一、取消不平等條約；二、打倒帝國主義。我是一間教會學校的學生會會長，在北大和清華等大學的同學紛紛到校門外結隊演講，要求同學不要坐視，我在全校同學的推動之下，起來領導同學罷課。我們推出代表分別參加當時兩個學生組織：一個是北大為主的「全國學生總會」，一個是民國大學為中心的「全國學生滬奉救援會」。

當時我們年紀輕，又不懂事，只能兩面都去聽聽。可是實際上我們是站在徐謙（紀龍）所



▲1956年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會見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（右）及中華總商會會長許啟毅（中）

領導的一邊，我個人尤其佩服當時的一位學生領袖劉清揚女士。她和其他同學主持天安門前第一次誓師大會後，全體學生代表浩浩蕩蕩參加遊行。儘管沿途傾盆大雨，衣履盡濕，可是隊伍不亂，口號不停。學生還故意對着東交民巷圍牆上的外國大兵，高呼「打倒帝國主義」。

記得行至東單牌樓時，協和醫院的同學早在街邊，準備了熱茶，給渾身淋濕的同學們送茶暖身，另有一支隊伍則準備了新的標語口號，換下了同學手中濕爛的布條或紙旗。當時的青年人憑着一腔熱血，鬥志昂揚，博得路人駐足圍觀，也有鼓掌歡呼的，場面十分感人。遊行隊伍先到外交部，再至執政府，堅持要求段祺瑞步出陽台，答覆同學的要求。記得當時是由一位姓魏的武官陪着段氏出現陽台，並大聲安撫同學，表示一定要求英方懲兇，道歉，賠償並保證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。

### 全國罷課 放棄留學

那一年正是我的畢業年。因為每年成績名列前茅，校方早已內定公費派我留學法國，只等六月底，法國使館文化參贊來校考試。我的升學、護照、船位、住宿等都已齊備。校長、老師、同學、家長都勸我學生運動告一段落後，不要放棄出國機會。我說全國同學都罷課了，本校同學也決心罷考了，我怎可能只顧自己，而背棄學運。於是我把留學的主意徹底打消了，而且拒絕再升學。

下半年我便進了隴海鐵路當一名小文員。和名導演朱石麟共事。想不到我工作不久，鐵路負責人員起了變動，張季鸞先生以國民二軍駐北平辦事處主任名義，兼任督辦隴海鐵路總公所會辦，會辦之上還設有督辦。因隴海是借比利時貸款建築的，故對付銀團和掌握實權的比國人都需要用法文。總公所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衙門，會辦和督辦實際上只管畫押。

張季鸞先生到任後接見全體員工，先謙虛一番，自認是外行，需要學習，然後當眾宣布要學會法文，才好盡職。張先生當時用的是官名張熾章，一派名士風度，談笑風生而和藹可親。事後，同人公議，推薦我和另一位老科員為張老補習法文。我堅持讓賢。可從此就成了張老的小朋友。我欽佩他的虛懷若谷，一心好學。他賞識我謙虛得體，敬老讓賢。實際上我當時的法文是學得不錯，我已能直接用法文寫政治性文章給法國名記者莫耐斯基埃主辦的「北京政聞報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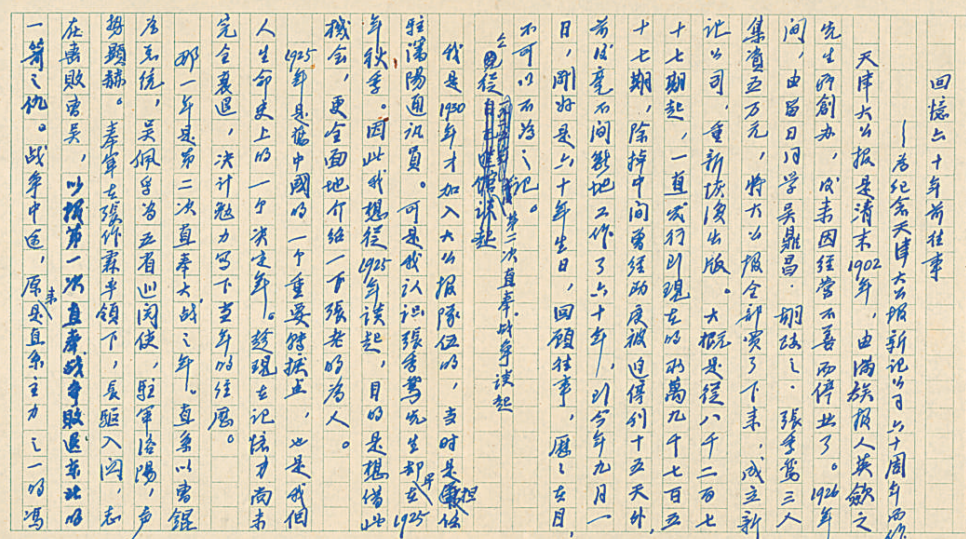
### 貢獻報業 報國為民

總之，從那時起，我很幸運地結識了張先生。第二年，他辭了會辦的職位，到天津和吳鼎昌、胡政之兩位合辦天津大公報，曾經寫信給我，約我過館幫忙，但言明供膳宿外，只能月支薪酬三十元。我當時的收入已有一百元，又住在科長家裡，無須付房租，我為了供養雙親，不能接納，只好覆信婉謝，並約好後會有期。

從此之後，我經常去天津租界旭街四面鐘大公報社拜會他老人家。他總是約在下午二點半，他剛起床不久，他和我長談時局，兼及報館的發展。後來我進館後才知道，辦報伊始，張胡二公什麼都幹，一人做兩三人的事，張老既寫稿，編稿又當翻譯；胡老則早晚都在報社，上午忙業務，下午幫忙編稿。兩老不辭勞苦，為什麼？他們共同的信念是：「文人辦報，辦報救國」。張老當時曾講過這樣一句話：「做官，怎能救國，辦報還可以發表議論，提醒當局，喚起同胞。」我死心塌地以此為人生目標，於是也下定決心，「一生貢獻報業，以此報國為民」。

一九六二年九月

註：英斂之於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在天津創立大公報。吳、胡、張三人則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創立了新記大公報。



▲費彝民手迹

▲1949年1月，費彝民（前排右二）與大公籃球隊其他成員訪時合照  
費家提供▲1962年，大公報新大廈落成，費彝民（左四）與嘉賓在酒會上合照  
費家提供

▲費彝民與報社同事野外郊遊

費家提供